

人类戏剧的萌芽,伴随着文明曙光的出现。戏剧具有永恒的魅力,它能打开一扇扇心灵的窗户,让灵魂与灵魂进行交流,使情感得到净化,在精神的沐浴中,使心灵在无形中滋养着美。批评着丑。戏剧与地域难解难分,一方水土一方人,滋养孕育出独特的艺术。翻开白城的戏剧历史,它就像闪耀着万颗珍珠的长河,在时代精神的大海,不断涌起一朵朵令人迷醉的浪花。

戏剧循迹 源远流长

白城素有“八百里瀚海”之称,塞北的草原风光和农牧渔猎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养成了勇武刚毅的气质、开朗豪放的胸怀及高歌欢舞的娱乐追求。清中叶之后,中原的戏曲艺术相继传入草原地域。1910年,洮南镇修建一座能容纳多人的砖木结构的戏院,称洮南大戏楼,邀请外地班社演出《汾河湾》《空城计》等京剧剧目。中华民国时期,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的演出遍及白城各大城镇,其中以洮南和扶余为两大演出中心。

戏剧之花 开满辽吉

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城的文化艺术事业迎来新的生机。1946年,仅洮南一地就有辽吉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等多家文艺团体。白城镇内成立了洮安县(今白城市)艺人协会。1947年3月成立了洮安县民众剧团,该团由政府供给制单位。辽吉省委书记陶铸、辽宁省政府主席阎宝航、辽吉军区司令员邓华等党政军领导人和机关干部、部队指战员等多次观看该团的演出,并给予热情赞扬与鼓励。

戏剧沃土 明星荟萃

上世纪50年代初,白城的戏曲活动重点是地方剧种(评剧、二人转)建设为中心,1950年

至1952年,黑龙江省文教厅先后在白城、洮南建立两处省属评剧团。白城的洮安县民众剧团为黑龙江省第三评剧团,洮南工商联剧团为黑龙江省第四评剧团。这一时期有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加入戏曲剧团,出现了专职编剧、专职导演和专业编导,使戏曲舞台得到了进一步净化。1954年,黑龙江省所属的七县划归吉林省后,原省属的第三、第四评剧团分别改为吉林省白城县评剧团、洮南县评剧团,其他各县也都建立了县属评剧团。白城各地的评剧团排演了大量的传统戏和现代戏,像《花为媒》《小二黑结婚》《刘巧儿》《牛郎织女》等,唐鹤年、杜维城等又整理编排了《杨二舍化缘》《三击掌》等剧目。上世纪50年代末期,又根据纪英林和八女商店的故事创作排演了《石头开花》和《红旗姑娘》。

这一时期主要演员有被称为“东北白玉霜”的菊桂笙,号称“花铁嗓”的花佩君,赵旭、吴双以及及筱桂花搭档的筱金玲、筱荷花等。菊桂笙主演的《刘翠屏哭井》和花佩君主演的《断桥》相当有影响力,至今仍有唱段在网络上流传。

评剧的兴旺发达,为白城的戏曲艺术带来了繁荣,随后又相继成立了京剧团和民间艺术团。京剧团名家众多,有荀派青衣张婉秋,程砚秋的亲传弟子花脸程世杰,号称京城四大票友之一的著名老生管绍华等50多人,阵容十分强大,京剧评剧遥相呼应,可谓是“南来帮北来腔”荟萃白城。京

●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

剧除了演出传统戏《玉堂春》《生死恨》《锁麟囊》外,还自编自导自演了现代京剧《碧血红心》《雷锋》等剧目。

白城的民间艺术十分火爆,二人转演出大受欢迎,甚至出现了演员顶雨唱,观众顶雨看的场面。1957年,二人转《听琴》作为吉林省代表剧目参加北京汇演,在京演出15天,受到极大赞赏。王尚仁号称“王三乐子”,是二人转一代宗师。

1960年成立了白城专区京剧团和扶余县新城戏剧团,增加了两个新兴剧种。韩冰是与京剧名家郭利齐的优秀演员,白城京剧团演员高茹后来调入省里,她把二人转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62年末,撤销了白城京剧团,变成评剧团的一个京剧演出队。专区建立了艺术学校,白城、洮安、扶余、大安、镇赉、通榆6市、县也相继建立了戏曲学校或剧团附设的学员班,为全区培养了一批戏曲人才,电影《桃李梅》中丰氏的扮演者隋晶晶就是洮南培养出来的优秀学员。

逆境成长 犹创佳绩

1969年,各剧团一律解散;次年春季,各地成立文工团。这一时期,地、县(市)相继成立了戏剧创作室(组),为各文工团编写演出剧本。全区戏剧创作人员达40名左右,地区每年召开戏剧创作会或剧本研讨会,坚持开展创作剧目会

白城戏剧 菊苑飘香

创作员。白城的戏剧创作声名远播。李杰、郝国忱、张国庆、周永太、刘成志、杨学志、王泽衫、冯延飞、马金萍、王秀霞、孙玉祥、杨凯、孙修竹、孙玉林、陈忠伟等,一个又一个名字,一代又一代的剧作家,前仆后继,笔耕不辍。他们在写人生之戏,他们在写时代之戏,他们的笔触入了生活和命运;他们的文字有温度、有高度,有黑土地的苦辣酸甜。

从1979年至今40多年,据不完全统计,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创作并指导的大戏近百部,小戏200多部演出、发表、获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话剧《高粱红了》《田野又是青纱帐》;京剧《婚路上的眼泪》《秦香莲》;京剧《三代英烈》《宝扇传奇》;评剧《太平歌》《巨古一王》;新城戏《战风沙》《红罗女》;二人转《猪八戒醉酒》《石秀杀楼》;单出头《开明姑娘》《张富贵思妻》;拉场戏《中秋月下》《傻柱子接媳妇》等。在当前网络新媒体冲击的浪潮里,剧作家们仍然创作出时代楷模《吴雅琴》和以白城城四家子古城为背景的京剧《春捺钵》等一大批在吉林省有影响力的戏剧作品,近期又创作了歌舞剧《辽吉记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省城汇演中,白城演出团届届拿大奖,次次满堂红,盛况空前。这个时期主要演员有勾丽华、杨庆宝、赵彩霞、王作志、毛树森、盛喆、朱伟等。

坚冰打破 拥抱春天

1976年,各文工团都陆续请回一些演员,逐渐上演了古代戏和现代戏。1978年,地区文工团分建两个专业团体——白城地区京剧团、白城地区京剧团。各县(市)的剧团纷纷恢复建制,彼时全区共有京剧、新城戏、二人转、评剧、京剧5个剧种和18个专业团体,地、县(市)仍保留戏剧工作单位和。各剧团好戏连台,并且都有自己的原创剧目(松原1992以后从白城分离出去)。上世纪80年代,白城地区京剧团曾经两次与中国京剧院签约,邀请京剧名家杨春霞、李宝春来白城联合演出。另有宋玉庆夫妇等一众名家多次与白城戏剧团共同上演中国传统剧目。

这一时期,艺术工作者迸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特别是戏剧创作更是井喷式发动。1979年,白城地区文艺创作组恢复白城地区戏剧创作室之名,各县(市)都有自己的创作室(组)。白城的编剧阵容强大,最多时候有100多位专业和业余

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历史文脉

一级古树， 树龄750年的瞻榆老榆树

编者按：

古树是活着的历史,是繁衍的文明,是大自然的馈赠。目前,白城留存有古树215株。其中,树龄5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7株;树龄300—500年的二级古树14株;树龄100—300年的三级古树194株。这些古树广泛分布于全市的城镇、村落、田边、街旁,特别是榆、柳、杨、丁香等本土树种极为丰富,它们深深扎根白城这片沃土,历经风雨沧桑,承载着记忆与乡愁。每一圈年轮,都是一段历史的印记;每一片枝叶,都是一曲生命的赞歌。本报从今日起推出《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历史文脉》专栏,带您走近这些“活化石”,聆听它们的故事,了解它们的价值,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绿色遗产。让我们携手行动,为古树名木撑起一片天,为历史文脉续写新篇章!



瞻榆老榆树

- ▲树种:榆树,榆科,榆属。
- ▲位置:通榆县瞻榆镇神榆景区内。
- ▲等级:一级古树,树龄750年。
- ▲状态:树高12米、胸径127厘米、冠幅22米。现为正常株,生长环境良好,现存状态正常。
- ▲古树历史:该树于13世纪末自然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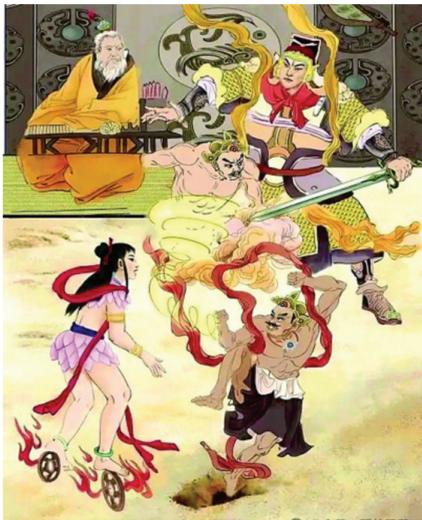
古树故事

神榆景区位于瞻榆镇西南5公里,2014年被国家评为AA级景区,此树2023年被全国绿化委员会评为中国十大最美古树。清末放荒开垦后,随着“流民”不断进入,该树周边有了村屯人烟。顺治六年,天下大旱,百姓在树下祈雨三天三夜,喜获甘霖。1918年春,奉天省王道台巡视,望见此株古树,诗兴大发,当即吟到“瞻榆修木,望杏耕田”二句,意为当看到这棵老榆树长出新叶,农民修整农具,准备耕作。现在的瞻榆镇就是根据“瞻榆修木”而得名。

图文来源:《白城古树名录》、白城市融媒体中心

封神“榜”的功能

●施爱东



《封神演义》插画 严文胜绘

从“哪吒”系列到“封神”系列,近几年,一批改编自古典小说《封神演义》的电影可谓备受瞩目。那么,小说中常提到的“封神榜”到底是何含义?

实际上,在小说里,封神榜被设定为武王伐纣战争的封神名单,姜子牙负责对正反双方死难将士的魂魄进行重组,将他们分封到雷部、火部、瘟部、斗部、水部、财部、痘部、太岁部等八部正神之中,让他们重新“上岗”,协助昊天帝掌管世界秩序,纠察人间善恶,检举三界功过。但上榜名单是预先圈定好的,姜子牙只是个宣榜祭司,故事角色的行为善恶,并不会改变榜单名次和个人命运。那么,这份榜单在故事中还有什么意义呢?

“榜”在古代小说中的结构功能

传统民间故事多是单一主人公的短故事,说书人若要将这些短故事敷衍成长篇评话,就需要有一根绳子,将众多同类故事“捆”到一起。早期的长篇评话,许多脱胎于“英雄结义”故事,如“桃园三结义”“五虎将”之类,通过结义把不同的英雄故事“结”到一起。宋末元初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将这种小规模的小结义模式推向了集团式的大结义模式,原本分散的英雄个体,被三十六人榜单捆绑在一个英雄集团之中。原本互相独立的武松故事和燕青故事,因为这样的榜单,就被捆绑在一起,听众只有听完了这三十六人的故事,才算“集齐全套”。

这种“串联式”的英雄故事,也是长篇英雄史诗最常见的结构模式。以我国著名的英雄史诗为例,蒙古族《江格尔》通过江格尔串联起了洪古尔、萨布尔、萨纳拉等十二名英雄大将和数千名宝木巴勇士的故事;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则分别讲述了英雄玛纳斯及其子孙七代前赴后继抗击外来侵略者和各种邪魔势力的故事。每一个英雄故事既独立成篇,同时也是整体史诗的一部分。

宋元开始,结义故事日益流行。据元杂剧《寿亭侯怒斩关平》记载,关羽等五虎将各有一子,仿照桃园结义模式,五子结义,同往征讨江夏张虎。结义故事的极致发展,就是“石碣”形式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大结义,正如梁山众头领所称:“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但是,从人物关系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在这种大结义的大名单中,人与人之间很难保持同一种“手

足”关系。朱全和李逵就是一对冤家,正如朱全说:“若有黑旋风时,我死也不上山去!”所以说,梁山好汉的结义,是“物理数定”的硬结义,很难维持“三结义”同生共死的情感内涵。

串联式英雄故事的极致发展,就是榜单式英雄故事:《封神演义》中的封神榜,号称“收聚三百六十五位正神”,如此众多人物,显然无法使用“结义”的方式来捆绑,只能另谋他由。

小说中说到姜子牙下山时对封神榜有个简单交代:“昊天上帝命伯也十二称臣,故此三教并谈,乃阐教、截教、人道三等,共编成三百六十五位成神。”这段话过于含糊,所谓阐教、截教、人道三教分立,属于该书独创。书中对人道没有交代,但是对截教与阐教的矛盾有所交代,大约是将截教设定为“歪门邪道”一派。这样一来,等于将“三教并谈”共同拟定的封神榜设置成了不同来历的神灵大榜,自然也就消解了结义榜单的同质性。

封神榜是一道“壮丁榜”

很多人会将封神榜“榜上有名”理解成“金榜题名”,但封神榜还真不是什么好榜。书中说到正方(西岐)哪吒与反方(朝歌)张桂芳交战时,旁白称:“一个是莲花化身灵珠子,一个是封神榜上一泼门。”正方陆压道人咒骂反方余元时也说:“你逆天行事,天理难容,况你是封神榜上之人,我不过代天行罚。”即便提到反方忠臣闻太师,书中也称其“无福成仙称道德,封神榜上列其名”。由此可见,名列封神榜并非幸事。

凡是为纣王效力的反面角色,多数都是截教徒。所以当反方赵公明战死之后,云霄娘娘哭道:“吾师(通天教主)有言,截教门中不许下山;如下山者,封神榜上定是有名,此是天数已定。吾兄不听师言,故此难脱此厄。”这番话暴露出小说的内在逻辑不够严密。既然小说已经预设了封神榜就是三教教主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老子三人共同拟定的,一旦天数已定,就已成天数,不可更改,那么通天教主又何必告诫“截教门中不许下山”呢?

不过,封神榜也并非一无是处。依据小说设定,应该是昊天上帝出任天帝之后,邀请阐教、截教、人道,三教首脑先议了一个等级标准,小说中借元始天尊与通天教主的对话予以说明:“当时在你看游宫,共议封神榜,当面弥封,立有三等:根行深者,成其仙道;根行稍次,成其神道;根行浅薄,成其人道,仍堕轮回之劫。”也就是说,修道之士的最高境界是仙道,其次是神道,再次是人道。

那么,修成仙道的都有哪些人呢?小说中一个也没有。书中出场的仙人,除了三位教主,就是南极仙翁、度厄真人、太乙真人等,他们一出场就是修仙导师的级别,而且早就清楚“标准答案”,全程只是坐在教练席上看徒弟们交战,偶尔下场指点一二。

按照书中的设定,神道比仙道次一等,正如通天教主所说:“吾三教共议封神,其中有忠臣义士上榜者,有不肖成仙道而成神道者,各有深浅厚薄,彼此缘分,故神有尊卑,死有先后。”通天教主门下,大多法力高强,逞强使性,关键是“助纣为虐”,所以入不了仙道,只能止步于神道。说白了,小说中的封神榜,其实就是昊天上帝的内阁“壮丁榜”,大凡具有特殊才能的杰出生灵,无论人兽,无论善恶,先将他肉身给消灭了,摄其英灵,推入内阁,尔后再量才施用:“虽为恶煞,尔宜克修厥职,毋得再肆凶锋。”

其他如杨戬之流,法力高强,立场也正,可是既升不上仙道,也坠不入神道,那怎么办呢?小说中说:“后来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韦护、雷震子,此七人俱是肉身成圣。”按照小说设定,这应该是介于仙与神之间的正果,一种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修为境界。

书中唯有姜子牙最为命苦。元始天尊说:“你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只可受人间之福。成汤数尽,周室当兴。你与我代劳封神,下山扶助明主,身为将相,也不枉你上山修行四十年之功。”也就是说,姜子牙注定成

不了神仙,只配享受人间福禄,所以书中让他大器晚成,八十岁拜相,九十八岁佐文王定天下,受封于齐,成为齐国始祖。

民间祭祀礼仪中的封神榜

人类在生育、婚姻、死亡、季节转换等时间节点上,都有特定的过渡礼仪来加以标识。所有仪式在其不断丰富文化再生产过程中,都会附着一定的民间文学。仪式与文学的结合,让仪式充满欢乐或悲情的浪漫色彩,也让文学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比如,藏族的婚姻仪式往往请史诗艺人演唱《格萨尔王》的“赛马称王”,江南的葬礼常常演出《孟姜女》的“千里送寒衣”,求雨仪式则演《窦娥冤》的“六月飞雪”,中元节必演《目连救母》。

江南乡村盛行水陆道场、罗天大醮、太平清醮等。无论哪种醮仪,在遍请诸神之后,都会有一个超度亡魂的仪式单元。日本学者田中一成指出:“乡村迎请的许多孤魂牌位之中,战死英灵的神主站在中央,受到最为周到隆重的奉祀。”从维护国家稳定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国家志过旌善,垂戒百世”的举措。民间斋醮科仪中,大凡天地英灵,无论男女贵贱,不分甲乙方,战死沙场都是值得祭祀的。这种祭祀榜单与封神榜极为相似。

封神榜无论榜单结构还是名单数量上看,都受到民间醮仪请神榜的影响。《封神演义》成书之后,这份榜单回流民间,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民间的斋醮科仪。江西、湖南、四川的打醮活动,演出频率最高的大戏包括《目连》《岳飞》《西游》《封神》等,其中《封神》篇幅最大,本数最多。四川的封神戏包括《背榜下山》《文王访贤》,以及《斩二妖》《斩将封神》等四十八本。有些地方在七月十五这天整日只演《封神》,最后一本必演《斩将封神》。

无论从历史形成还是现实功能来说,封神榜都有其意义,但从故事结构的角度来看,《封神演义》即使完全不提封神榜,也丝毫不会影响武王伐纣战争的整体叙事。因此,电影《封神》淡化了封神榜作为“名单”的性质,增加了一个新的设定:“封神榜只能由天下共主开启。”这样一来,电影故事就赋予了封神榜“问鼎天下共主”的神圣功能,启动了正邪双方的夺榜之争。从故事学的角度来看,这一设定无疑是成功的。



清《封神真形图》姜子牙像